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答王懷棘

寄李霖寰制府

答張念碧撫臺

答尹春寰中丞

答王霽宇

答張憲副同年

答左海樓侍御

H. H. MU CHINESE LIBRARY

與李翼軒大參
與呂新吾大參
寄呂新吾大參
答蘇紫溪大參
答張岱輿太史
與連小嵩侍御
答葛龍池尚寶
與臨朐令盧君
答費似鶴年兄
答沈繼山開府

寄張滸東中丞
答楊月川中丞
答顧充庵中丞
答張念華侍御
答党蘭窓中丞
答鄒四山太史
寄柯立臺侍御
答麻慶洲老師
答張華岑禮部
答鍾文麓侍御

答趙心盤兵道
答李翼軒大叅
與吕位吾太守
答顧中丞
簡李侍御
寄王見峯司徒
答鄭範溪宫保
寄馮開之太史
寄秀水李大尹
答馬連城侍御

答何侍御
答朱鑑塘廷尉
寄楊密雲盤石
答馬岐岡侍御
答周礪庵太史

答王懷棘

屢承手教具悉邊臣苦心向來邊事頗類弄丸傀人屬目全在運用宛轉一住手則丸墜矣至於實心實事不事粉飾則反指爲瑕瑜譬之宮墻用磚用石方可久而不能無小破缺惟用灰一塗觀者反無隙可指然外飾大盛內必不堅此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兄丈有識有力弟所傾服但願自保始終不差一着毀譽飛語則堅塞兩耳無聽耳詞林冷局不宜以薪水之費累兄丈懸魚之節辱貺賜又不敢不拜願後勿復爲煩一切交游巳多謝却一餽一否一受一否

人將以爲詞耳如何如何大計紛紜幾無完壁惟丈則無一人敢置異說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舍親王霽宇感兄丈特達之知不啻鮑叔即弟亦且欣荷附此道謝諸未具悉

寄李霖寰制府

播事更數年撫勦迄無成效　天子舉西南半天下屬之幕府臺下起田間仗鉞剽劍而登壇即山河震搖風雲變色矣播酋悖天日殺生靈以一州之地抗王師眞與螳臂無異以尉佗之才據有南海陸賈折之使其臣伏但云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閩越相

攻第遣戈船下瀨二軍出會稽境上而餘善之首已
懸于轅門矣故曰以夷攻夷中國之形何況么麽小
醜渺然在方域之中譬之蚤虱之處豚蹄蟻蝝之在
盎甈耳以　聖主之威靈幕府之籌策外之兵形既
合內之惡黨將離大號一頒自相魚肉倒戈剸刃寧
須崇朝戡定之勳事將唾手伏讀封事虜在目中矣
不佞草土餘生豈更有用世之想惟是疇昔之歸
主恩深厚寧有　上以三假予臣子而再召之不至
者論情論理不容不出第出而一無所濟更成負國
今且何以自效願臺下之發吾覆也遂承翰札期望

過殷非所敢聞草勒布謝臨書神往

答張念碧撫臺

不孝歸三日而先君弃不孝孤也先君倜儻諒直精神奕奕豈其年不及耄指使而遽無祿即世惟不孝積釁累咎以及於此也先君沒之日猶與客談笑如平時病且革呼爾孤而誨以立身涉世數語一無悲惋一無繫戀若將有信宿之行者嗚呼先君於生死之際可謂了然矣獨恨不肖別以經年見以三日三日之後永無見期傷哉不孝何所怙而自存乎臺下惠念舊好使使者弔喪又以 主上寵禮俯相弔慰

親恩罔極　主恩亦罔極而爲臣爲子毫無報答三
誦來緘適足增其罪戾增其剳裂耳頃者道出貴邑
邑人問安否者趾相錯於旅人之館歸而爲先君言
之先君尚問河流遷徙士庶家興敗苦樂不孝具述
其槩先君爲之三歎使者來致書歸賻不孝哭而致
諸几前曰此吾東土公祖加禮於士大夫者也雲霄
故人加禮於舊邑大夫者也而先君寂然不復聞矣
無父之孤每見父執及故舊未嘗不爲刺心讀臺下
書猶之見臺下也顧安得先君復起侍左右如平生
歡乎謹西向稽首以謝臨書第有泣血

答尹春寰中丞

伏承芳訊以栩栩園圖見示披閱數過若卧遊夢遊不知漆園有此奇邃否勝情眞致故自不減古人夫夢蝶近幻而實眞境夢鹿近眞而實幻境要以出不訢入不距翛然往來愚未見眞想之爲形跡拘也篇什久廢謾擬短歌終是不韻其以厠于羣玉之側則奈何先君營菟裘治水上三畝之宮竹居其半有亭有樓有池飛泉出其左澄湖帶其右大江以北當爲第一若以語三湘七澤之間恐不免爲遼東豕耳去郡城七十里頗難日涉不佞遂欲謀之近郊兩邑之

間有瘠土約五畝遍地出泉民棄不耕不佞以善價易得之澤國愛山山城惜水物固以少重耳以土為垣以茅為屋以曲木為棟僅堪容膝名曰小冶南臨小河鄰壞高柳數十株可坐以風遠山青蒼幾如四塞蓋不佞所有者流水一曲借樹於近借山於遠十步之內數里之外盡欲攬結而為吾有來諭吾自有園豈向子平之五岳而不佞直欲向子平五岳為吾園耳不揣欲借片言於大君子而不敢請敢因使者私布之大貺過賜何德以堪以尊者命臨之不敢不拜謹頓首謝

答王霽宇

昨見三邊制府有招安之奏恩威兩損紀綱蕩然天下之亂從此益長矣受降如敵況於招安彼自知罪大無容身地寧肯帖然非設詐緩師則阻兵自守撫鎮雖入城亦在其掌握不敢動搖異日安望其能正法也海氛甚熾賊氣已盈高麗連催行文請救入犯內地勢所必然而當事泄泄沓沓事循舊套棟撓榱崩僑將壓焉大約天下之事患在真玩偈假張皇真偷安假鎮靜事至張皇已非勝算矧其請兵請餉原無制敵謀國之誠只是欲　朝廷見得任事科道可

以無言異日事之不濟則曰當時已曾言之矣至於肉食者計畫無所出只得外示閒暇苟安旦夕異日有事則淪胥及溺而已故所謂張皇鎮靜皆非真實惟玩愒偷安乃其本色耳南兵事已與孫月老言之矣併此上復

答張憲副同年

得來教具悉雅意向在中途亦曾見示弟已中心載之矣大畧仕途最難得者二一曰公論稱許以爲才稱其官二曰公論稱屈以爲官不滿其才此皆異日遠到張本丈以腹裏調瀍關所謂公論稱許爲才稱

其官者也由名諫議回翔藩臬十餘年所謂公論稱屈官不配其才也若官配其才衆望已滿無有餘不盡之意則扶之者少而過求之者至矣今最難得者大皆有之遲行速行終有到日不必更論内外藩臬内轉近日惟見二王然二王亦皆不利大凡破格之事難以預期即得之亦未必爲福不如從坦途向上更穩更速潼關無邊臣之危若有邊臣之聲望今第一心營職厚自樹立稍加至觀察即可建牙矣二老雅意良厚然尚難預必如弟樸直却是實理實事耳

答左海樓侍御

藐焉孺子何足以保任大惠而仰煩隆貺即弟心亦甚不能安然以丈福德多男之餘慶精意所注即爲吉祥或可仰席寵靈麗延宗胤則旣肅使者而拜賜矣弟處非其據丈云非其罪吾輩自處顧道理何如耳在弟當戒懼在丈當坦夷今且明農課子奉老親膝下之歡亦自快事一縣之内生齒不下十萬成科名爲仕宦者不過數人豈吾輩才德福澤偏當在萬人之上以此思之無適非佳境矣居家惟靜惟儉爲要讀古人書以自娛耳

寄李翼軒大叅

蓋士有曠世相感忘年定交而不肖於閣下幸以世
講得望約屨閣下辱而收之若以爲孺子可教者卽
奉教之日淺而知則深矣閣下文章政事卓絕一世
上可以潤色鴻業爲國光華下可以展錯藩維備時
緩急而多讒少與爲世所疑豈不以白璧難工蛾眉
易妬知希彌貴和寡彌高者哉不肖才不踰中人年
未及强仕乘時鈌乏之塵點九卿往歲東歸便欲長往
不意　恩假至再　嚴旨至三臣子之誼不敢自處
於不敬去而不敢不來來而不能不轉旣踰分量亦
違初心高鳥遊魚有慙色矣仲輿請　告附以通訊

先曾祖官憲副自遼左遷於青家不滿百金三十年一紵衣居官如貞女居室如嚴師居鄉如寒士未知於古人何如今實未見其比先祖兄弟四人後先繼起皆以清白砥礪不潰其家聲先祖以王事卒于外先祖母忍死存家君家君時百晬耳此其槩皆可紀獨念必得鴻筆如閣下乃可以彰往事詔來者敢因仲輿以請閣下若惠而爲立傳則百世之德百世之感也誌狀一冊附呈紀載殊畧得閣下許可而後敢捃拾遺事以聞輿記者

與呂新吾大叅

士有契友不如有益友乃幸於門下見之葢此道廢也久矣杯酒徵逐笑語詡詡一言投合立謂同心片語唱酬輒稱不朽世所謂契友大畧若此矣於是以美疢爲愛我以藥石爲惡我以降心相下爲知我以盡言相證爲不知我夫人各有能有不能物有所不足亦有所豐知其能知其不能知其豐又知其不足乃稱相知今不論妍媸盡廢箴警而徒取其相猗相合私昵則有之何名知己哉不佞向以舉子業就正於門下指摘彈射不失尺寸不佞私心固已伏矣乃至瀕行數語勤勤懇懇指其迷津偕之大道不佞惘

然如失悅然如有得也雖拱璧駟馬何以溢此吾師乎吾師乎何但益友云爾哉所恨者數年同遊　輦下不能時領敎旨自淑身心妄謂門下水鏡人倫自宜門無雜客不敢以造請之跡點染庭階恐耳食者漫與置騎掃門之倫同類而姍笑之也古人之言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不佞於先生猶見吏部焉固知不及古人遠矣要以繫匪匏瓜臭同草木此燕彼粵不害爲同心此韋彼弦不害爲同德襟期無改萬里比鄰無令雷陳獨稱膠漆僕與門下勉之而已人臣用職期在報主何內何外何毀何譽眼界

欲寛脚根欲定不愧于世人易不愧于君子難不愧于友朋易不愧于心難僕與門下勉之而已

寄呂新吾

先叔祖母陳者大司馬公女憲副公妹也歸先叔祖莧泉公先祖以大行卒於廬州叔祖往扶柩痛哭嘔血而卒卒時叔祖母年二十矣聞訃不食欲以身爲殉娣姒百方慰解得不死而依曾祖母以居曾祖母歿大歸于陳三十年其兄副憲公歿則往來就養諸姪子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始有定居與先祖母同卧起形影相依也生平端嚴簡重不輕笑語

錦綺無所御親戚慶弔無所與含辛茹苦五十年而卒卒之日檢其遺笥嫁時衣裘具在隨風縷縷如敝楮焉外母陳者即先祖母從妹也歸外舅姜嵐五年稱未亡人時年二十三矣有姑年六袠女纔兩歲女長適不佞不佞登第迎至京邸一年輒欲行室人固留之曰若不能離母余亦不能久離姑而處於此也灑泣而別竟成永訣焉至家凡六年而卒年四十有九當其病時姑爲延醫視之辭曰未亡人宜死久矣終不使他人屬手而診息竟不視疾而死此兩母者皆志酬于同穴而事定于蓋棺且外母獨一女耳

無子叔祖母無子亦無女兩母不敢殉夫死者獨以有姑在世徒謂立孤者難於殉死夫立孤之與無孤可立也豈可同日語哉惟仁人君子早爲題　請表章徽懿發皇幽耿亦維風與化之一端也先是去歲以懇范公祖業已許諾旋爾遷秩詹公祖銳欲表揚而府中文移未至移至又以入　賀行已而裁書白屠公祖荏苒間謝事去矣念惟兩母生前艱難萬狀歿後又復齟齬卒難表白不佞私心甚痛焉敢盡布之執事惟執事留意圖之

答蘇紫溪大叅

遠承翰札兼之貺賜若以代言移德于我者夫以代言則不敢受以同袍則不敢辭而周誦來教勤勤懇懇知雅意相念甚厚不獨以代言故也則旣肅使者拜賜矣乃至侈談細旃金匱之業令人踧踖汗背而自敘吏稀人靜鳥鳴山幽則更翩翩神往恨無由一望吏隱風調耳大抵監牧大僚易則易于則于卽當盤錯之會一閑閤無復事矣輦轂散局非劇非閒非有事非無事稍暇展卷操筆作數字蒼頭持刺來輒披衣出肅客比入前緖已不可復尋終歲役役而課功一無所有由此言之則來諭所謂冥搜今古窮兩

緯極九淵竟安屬乎要以世世有作者亦何必僕世無作者僕欲何爲豈不亦天民之逸樂者哉顧且如老丈期望何冗中占答不多及

答張岱輿太史

別離八年隔絶萬里忽奉手教何啻足音閣師在相位久久則于身不能無得失於海內不能無恩怨而于　宗社不可謂無功當　主少國疑法弛人玩斤斤操三尺以幹國政强主威宦闈不干政中外無慢令府庫實邊境安此以比古救時之相何讓哉身死未寒羣議蜂起向之稱功誦德者皆操戈爲難首殍

其罪散其功官削謚奪禍流子孫嗚呼亦太甚矣世之爲議也足下才足自達而亦卒從吏議投荒炎徼在古則柳子厚在近時則楊用修皆爲流人謫者人爲此兩人得窮文乃工以自見于後世視當世貴人所得孰多少也此則足下之事願足下勉之來諭欲同館諸兄言之執政我聞有命敢不良圖第事求可功求成非乘機遘會雖焦唇敝舌不爲益　上怒未怠非執政所能得也明歲　建儲或有恩赦儻可冀望什得一乎

與連小嵩侍御

敝鄉葛太史以公輔之器中道夭閼以死朝列悲之太史娶于任子如鳳任之自出也而任夫人亦相繼死孺子煢煢無所歸命其兄尚賓君收而養之爲之締姻爲之延師甚有恩紀尚賓君視孺子猶子也是孺子無父而有父太史雖死而不死也而任夫人之弟光謙者頗肆其凌侮繼以告訐令孺子在尚賓君所端肅公夫人儼然在堂假令逝者無知則已逝者有知必不欲其出令之外家與同胞兄爲難震驚其祖母以不利于孺子先是太史歿于京邸光謙薄有[illegible]尚賓君逆而閱其行李于途執其所有以還孺

子光謙大慙失望卽任夫人亦不謂善也任夫人歿而所蓄散入諸戚屬家光謙忿前日奪其所取後且復然因羞成怨因畏成讎故爲先發制人之計其詞曰尚寶君父子故與任夫人不相能任夫人以氣憤抑鬱而死任夫人先太史而病後太史而死其歸也實載蒲團之櫝以從而曰死由尚寶君父子此詐也渠計且將訟之臺下以臺下神明臨之無所遁情顧此事始末曲直具在闔邑士民之口而士民之口不能自達故諸生據情實採公論以聞于下執事夫葛氏之貲可勿問也此誰非葛氏之甥舅親暱其以爲

孺子樹敵而召怨也難爲任氏非任夫人意也縱任氏以淩葛氏非太史意也惟臺下酌情法之中稍一禁戢之太史與臺下幸附同袍之誼值臺下持節按東土此所謂千載一時知臺下必將以末光振之也敢布腹心伏惟登炤

答葛尚寶龍池

鳳池歿後至今不能喻遣于懷屢奉緘書詞旨懇惻以鶺鴒之痛增黃鳥之悲感念亡友若在初歿憶鳳池屬纊時弟輩悼心驚骨失聲長號諸事倥偬人語雜亂實不聞內人有他言及書早來云云諸君皆不測

所謂就而問弟弟亦茫然鳳池遠歸九原子然一子不有兄弟誰則恤之假令無兄丈撐持門戶經理家計有司必至攺觀鄰里必至異態債負必至拖賴莊宅必至蕭條紛紛萬事何所不至彼其病毋弱子依藉甚厚而不自知也弟遣荆人具道此意勸以惟長兄是聽始而拒既而疑終而相信因曰凡事當聽伯兄亦望致一言于伯兄彼既巳聽不佞言似難盡違其請故前書畧陳此意而不能詳婉非他有所聞也婦人女子難以理諭不痴不聾不作家翁故當以不聞不較處之赤心血誠以感動之耳彼能感動吾復

何求彼猶乖忤彌見盛德凡處親愛而敦睦甚易處乖忤而敦睦甚難忍人所不能忍處人所不能處此自丈夫事也自古家族離心皆由僕婢傳語兩喜溢美兩怒溢惡飾少為多積微成巨諸如此輩皆當遠之至於乘機盜竊理所必有或以私費或以封藏勢難盡得操之太急彼將不堪播弄是非更成釁隙此蒙老所為撫孤為急餘付無可奈何者也投鼠傷器覆巢傷卵弟所為諄諄者非為其母為其子非為生者為逝者耳詞不宜心幸惟鑒亮

與臨朐令盧君

敝邑素無蓋藏兼值荒歉民實不天以老父母為天
諸所為撫輯區畫既殫厥心老父母之于敝邑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獨以水潦為災比邑更劇粟無所出
而有所往故至于歲暮民遂無所得食啼饑號寒蕭
條窮迫之狀城中麤可而城外為甚城北麤可而城
南為甚民既無所得食勢不得不借貸借貸不得必
至搶奪搶奪不已必成禍亂且貧者急則富者不能
獨安富者盡則貧者更無所望今猶未耳冬令不寒
又無雨雪薄暮西望絳氣橫天恐又為旱徵則民何
以堪處比聞窮鄉流民頗有搶掠數石之儲皆不自

保夫自上貸之則恩歸于上自下掠之則禍成于下且强者起而索弱者不能坐而得則强者飽而弱者饑强者飽而弱者饑則亂民滋長而饑民無幸矣家叔是以有請貸之議其斟酌事勢劑量貧富頗亦平允芻蕘之言不知足condition末議否然須委得人行得法然後不爲擾而爲益惟老父母留意熟計之大畧今日之事在早行賑貸以圖窮民旦夕之安嚴禁搶掠以杜横民禍亂之漸寔家請出粟數十石即充公廩以賑不必取償于異日也極知纖細無以佐仁政聊爲百姓倡始耳

答費似鶴年兄

沈君來具悉動定且稱足下宦情甚薄以詩酒自雄于漢沔之間浮大白醉長夜長篇短詠興致淋灕古稱使我有千秋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矧其酒與名兩得之也快哉微官何物足溷靈府然足下年未强仕豈有瓠落陸沉之理會當一出願少抑情韻以就世法蠖屈龍伸用其未足何得遽習懶成翁乎足下嗣猶未立弟所憂與足下正同世之榮辱了不關人損益惟此事不能遣之懷抱耳實甫還朝兩拜　新命茂仁中熙遂作古人足下未之聞乎腕痛不能書故

命吏代之勿訝也

答沈繼山開府

門下綱常一疏皎然與日月爭光當其時身處雷霆之下至今令人病悸一出一處關諸隆替要之龍驤豹隱終不肯共鳧鴈唼粱藻耳今天下承平久虜貢有輕中國心而禍始于陝朝廷倚門下爲萬里長城平時犯顏敢諫之士即今日仗節戡亂之臣綏靜邊徼仲威殊俗門下復何讓焉扇頭小詩故是學步邯鄲語何足以辱許可倘以橫槊之餘不惜塵垢粃糠以陶鑄我則不佞願安承教楊公亮家居何似王湯

結綬貢禹彈冠願門下以餘光振之時事多艱外不寧而內憂未敢究陳第有歎息

寄張滸東中丞

家君之備臬河上也謂得奉令承教圖效尺寸不意忽有易水之命席未煖而別去不佞雖近瞻親舍而家君遠隔師席悵悒之懷何可道者頃以東詔制府取道都門進小子而訓以先輩師弟恩義因出來函授之如侍下風而聆謦欬忽焉忘其身之在遠也惟閣下殊采駿望士民倚毗乃高臥丘樊邁軸自矢然而朝議推轂皆有安石不出之懼閭者民瘼方殷

上恩禮老成而登用之則閤下安得優游林皐嘯傲風雲而已碌碌下走違範有年慵以益愚疎以益拙謬忝講幄起沃無聞慙負 聖明貽羞知己而閤下獎詡過分寵賚駢臻感戢私衷何能已已謹因敝同年赴任之便代申候私秋風生矣眠食自愛南瞻洛下悵矣神飛

答楊月川中丞

門下高卧林壑蕭然物表有年數矣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無力垂天之翼以六月息深積而震發固知其必有合耳遠還廑緘書具悉存記鉛槧下士謬塵

講幄啓心未效造膝何階附命僕官以榮爲愧門下不賜之藥言而後談厚望之何也風便肅此布上謝言瞻對未期臨書耿耿

答顧充庵中丞

老公祖親擧玉趾以平兩關兩關之夷竄伏喙息委命下吏而亡敢二三此我三韓百世之利也豈其也敢私承之而私誦之將與遼人共百世銘之耳軍中良苦暴露而未能馳一介以勞旋師賀成功而華箋珍貺儼然況臨且以三湘七澤之材後不佞之游也不佞何德以堪此耶楚實材藪而其楞淺非衡鑑任

形過照窮物勝權殆自凜凜役之不終事幸而竣則老公祖芘蔭實波及之方覔便以賢書請正而會奉下執之明教輒附使者以往然已晚矣春序方和惟為國崇護以迓休寵

答張念華侍御

前歲聞丈已就道諸兄弟懸榻以俟淸驊不虞伯毋悼棄素韠南歸離羣索居以至於今忽奉翰教非但空谷足音而已諸兄弟擬修不腆之奠日在口而苦乏便羽遂成稽緩來札之辱感愧交集諸兄比晉宮僚弟亦與焉總之不離史局常職何以當來札獎

談之耶祥琴何日便可脂車北上別已久矣安得縱
地便相見乎吾儕比益落落莊沈二兄皆化爲異物
在長安者六人家居當入京者可屈指數也晨星風
萍俱成感慨意氣何由復似昔時足下來當得一開
寫耳

答党蘭窓中丞

自門下建牙以來諸所規恢措注度越一時條奏入
事皆石畫也王公入佐莞樞邢公新授節鉞吾郡此
時自九卿中丞省臺藩臬部署無所不有宦業之盛
向來所未有也然士所爲重以人不以官諸大夫相

煦相濡左提右挈以共濟國家事以箴警不以矜詡此則惟門下實主齊盟執牛耳而命之耳翰貺遠臨敢不拜德歲事將闌邊籌方急惟努力自愛以爲視

答鄒四山太史

太翁自田間起自合夙夜以從簡書王陽叱馭在此行也且非久　召入爲九卿矣丈常有明發之懷太翁旣出內不奉舞綵之歡而外久虛荷槖之列無爲也不佞爲太翁彈冠爲丈懸榻願執事無淹久里中

寄柯立臺侍御

日者　主上乏使使不肖于楚形過照窮固非其任

其不能盡楚材也是其之不敏也事幸而竣得藉手以報命則門下之力與諸執事之勤也門下實彌縫其闕匡救其不逮以免我于戾其爲惠已侈大矣乃若襟期既合肝膽可披無町畦無城府忘人我釋形骸青松示心白水旌信此則名途所聊曠代所期而不佞所心服心感不能一日去懷者也至於拜貺賜仰供億懷宴語宣寵光抑又其次矣使者出疆復致尊命三肅裁牘布上謝言道路既遠山川間之然每飯意未嘗不在黃磯赤壁下也良晤尚遙臨書約結

答麻老師慶洲

憶老師臥病京邸時某偕二三門弟子時得伏謁問病勢一懼一喜及台駕南發秦中無使來詢之楚人亦都不得起居狀忽奉翰札知宿痾已平眠食無恙門弟子相對大喜已而念榻前造膝時了不可得而又愀然低回久之時時把誦來教以當瞻覲耳大貺儼臨敢不拜德伻旋肅此代上謝言遙想絳帳不勝企戀

答張華岑禮部

憶昔與丈晤於李可齋處遂爾定交傾蓋陰未移而契已深矣當老師執政時丈雖居長安而不欲數通

丈宰惟不佞亦遂不敢相見於時近而遠及丈家居且數年而追念疇昔握手之歡未嘗一日去胸中也於時遠而近僕懷此心丈豈同哉朱生來承翰教久不奉答心甚缺然因長兄西還寧爾申訊令叔老先生榮差不佞方以病註籍及開籍走候則已行矣此之爲罪即百口何以解惟丈爲不佞一謝不敏臨書倍有依戀

答鍾文麓侍御

家君受教之日淺而受知已深其叅晉藩也亦惟臺下寵庇及之也家君不敢以遷秩爲喜而以去惠文

之側爲快快臺下居常以眞精神爲官箴不肖謂士相知相與亦然精之所結神之所符家君雖遠在千里猶宇下也憲節西發不肖款款之私未布其萬一而再屢温諭重以大貺何臺下之與人周如此不肖則何德以堪之敬拜賜矣第有慙悚項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事幸而集寡藉宏蔭謹以賢書請正惟臺下教之

答趙心盤兵道

承芳問者再矣年家子姪未能以時修訊于下執事而過屢存記重以大貺拜命之辱敢不稽手伏誦來

論諄諄憂齊俗難治夫里中豪之淩下姓也惡少羣而鞅士大夫也訟獄繁興陰爲主而顯爲佐也門下所謂任俠使氣四言者實盡之門下揭綱維而宣風化則業已稍稍改故步而言復及此東人士可以彈冠相賀矣伻旋肅此布上謝言瞻晤有懷斯宣罔旣

答李翼軒大叅

老伯才擅一代識淹千古宜長在供奉之班待燮和之任而回翔外服歷有歲年漢廷謂蕭望之議論有餘欲詳試政事而重畀之耳不肖閔然不敏未敢希文章之業當老伯入都時私心實欲有所請正而大

雅之藩難窺小巫之氣易索遂復荏苒以至分携比來塵務經心日忘日損恐於此道長已矣家君來承尊翰重以大貺長者有命敢不拜德家君不以近畿爲喜而以遠知已爲恨老伯同袍之戀想同之耳郝生行迫率爾布謝披對何日臨風惘然

與呂位吾太守

臺下所涖漢京兆也漢以三輔分治之而治臺下合三輔兼治之而治此於張趙諸能臣三累之上也漢制二千石入爲九卿無論京兆京兆得拜御史大夫而臺下四年不遷秩此無異故則國家詳試政事而

重畀之爾客自關中來者稱臺下治績以爲當循吏第一纚纚盈耳銓衡葢將以叅知薇省歷階而升耶惟丈遠心曠度靜以俟之除書旦暮且下矣遠承芳訊重以多儀辱在葭莩敢不拜德俘旋肅此代布謝私披晤何期神與楮往

答顧中丞

伏讀剿處二酋之奏翩翩籌策何其工也不一勞不永逸此與營平之計先零罕幵有以異耶敬服敬服至謂遼左事不理人口則大疏所謂明得之君子微得之小人盡物情矣丈夫提數萬之卒扞蔽荒塞以

報國故發何計毀譽第浮談游說之士則不可不禁耳使彼滿志去則聯袂接踵以來不如一大創之使此輩裹足不東向亦遼人無窮之利也草草報命諸容嗣陳

簡李侍御

外間皆傳足下將有舉動未知然否此甚不可事之初起足下原非事首而顧自標赤幟爲諸公先於是人薄諸公之怨而獨切齒腐心於足下足下舉事雖勝愈一小快耳獨不深計異日之有反覆邪衆謀難勝衆怨難居人主恩私何由可保必欲以二三人之

力與舉國抗衡而取必於不可恃之　主恩雖幸而勝之通國之人誰肯自任錯而帖然服足下邪前與楊丈懇懇勸足下而足下猶有司寇之事使人得歸曲而責直既已誤矣豈容再誤今日之事在足下猶項王鴻溝之勢百戰百勝而漢軍大合楚歌四起更畨爲敵足以寒心而必欲以二十八騎斬將搴旗之勇弟以爲非完計也自古有以小敵大以寡敵衆者必其内有持循先占地步未有内無所據自居以不避之名而徒以力爭氣勝者也今之爲計者固欲足下之力盈氣竭以乘其敝而足下同事又多欲推

足下爲鋒事成則均其利不成足下獨受其怨耳弟以爲動不如靜語不如默丈其留意熟計無輕忽如前日也

寄王見峯司徒

臺下不勝慈闈之戀得請而南春令熙和祉福嘉鬯膝下之歡豈不甚適然而王程在近天眷維新豈可以李令伯之陳情忘汲長孺之戀闕乎哉近閱邸報郭中丞辨疏可異焉南中縉紳皆謂何心隱行兼三游罪浮四凶置之憲典孰以爲非弄三尺之平今中丞不辨其當罪而以罪之者不在巳若將移事於臺下

者葢季孫行父逐莒僕而自以爲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意在搆怨而適足歸功於臺下何病焉願臺下無自疑而急就道以對海内蒼生之望

答鄭範溪宫保

以經畧邊事而兼節制國家命官未嘗有也有之自閣下始　朝廷掃境而屬之方且倚爲萬里長城邊事之成敗利鈍此其一時也願閣下詳討之而無與俗同朝議紛紛待金城方畧而决耳丈夫提七鎮之師制五單于之命以報國故發身且不惜何暇問是非毀譽今日簡命之隆異日功烈之盛史臣執簡以

書一時啜啜了不爲損益也遠承翰札具悉動定方事之殷而猶治書問及故人旣整旣暇亦足以觀矣率爾占對臨楮依依

寄馮開之太史

數年之別始得一緘長跪讀素書如見故人顏色書中所言解衣臥茱萸軒時眞如昨日事而忽已數年往矣足下鬚髯已如老翁弟亦已見二毛十年之後當與大馮君俱成皓首華年易徂修名不立可惋惜也餘杭米貴居亦不易雖屢空晏如不復慚兒女子然以弟輩私計十五年第一人無便聽長往理鶴聽

朝議將補足下官既補之後似當一出官不足嘗亦不足棄聊爾玩世我復何損非以腐鼠相嚇也足下憂弟異日恐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誚近知我愛我者天下事見長實難藏拙甚易長林大壑世寧知我淺深耶今亦未敢沾沾自道保不至貽足下憂耳一笑

一笑

寄秀水李大尹

門下出宰壯縣聲實並茂甚休甚休長安邸中眷戀之雅至今在心偶值便羽寄聲相訊而并布其腹心沈几軒太史與不佞同年同館雅相善也几軒早世

藐焉諸孤恃年伯以爲命年伯又復捐館門戶蕭然惟一寡母及二弱子在耳年伯將歿以書屬不佞不佞發函而泪淫淫下也語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遠在數千里外雖有力安所效之所恃仁人在事萬姓昭蘇豈有衣冠遺裔而使之失所者故敢以爲託沈故巨宗越又薄俗内隙外侮未必可量沈氏有子門下實翼而長之即九原之惻可慰而千里之託不孤矣

答馬連城侍御

別來遂久忽得芳訊眞不減一面開函三復念[illegible]

而歎羇旅顧足下執三尺法按行部中風行霜凜何言落莫也若以稱陸沉吏隱之儔則可矣二三兄弟比皆量移總之不離鉛槧尺寸卽弟叨列講席逾時矣而未得一望屬車之清塵以受尚方之賜寧無内愧汗沾衣也足下自言按閩狀平平亡奇御史嚴重如神正不患無奇要在持大體不苛小使百司各循其職耳足下所謂亡奇乃奇也向所言閩縣唐公鄉賢事來諭畧未言及豈忘之耶唐公名維城爲青州守卒于官不餘一錢至今百姓歌詠思慕之也惟足下留意無忽

答何侍御

伏承副諭御稔惓惓憂國之誠　上以星變下罪已
詔吕躬親廟享昨復一出視朝羣臣得一望清光便
不奓至内外隔絕成痞塞之漸也前日悔心之萌逐在
内奸邪亦是盛德事葢邢鋭輩作惡已久杖斃數百
命人恨之切齒而向爲　上所信任不有危言無以
動　上意而重其罪故　上信而形之詔旨非有他
也　建儲事雖未有的音在臣子亦未敢逆料然竊
覩　上意旨事欲自出不欲從臣下建白如視朝之
疏盈百而不省一月寂無人言而反出臨御前歲張

璫事傳旨云因應對不實故處之不以外廷紛紛論劾也即此事可例觀此時惟有積誠以待之至期合詞以請若單詞則或反至僨事耳辱在至愛輒布腹心若地方事宜則臺下遊刃有餘無爲問不佞矣

答朱鑑塘廷尉

廷尉天下平固宜用天下貞勁端亮之士無論察麗求中三尺惟允即正人登用朝列誰不彈冠相慶者聞當事便欲以節鉞相處其在棘寺猶蘧廬託宿耳邇來用賢遠奸士論明白庶幾小元祐矣然君臣隔絶政務壅滯章疏發票多至日暮政本之地漸以益

輕外論既多見格郎中臣亦不得以時見上内之内復有内隔之中復有隔眞不啻九闇矣上不宣下不達而中人操其兩權居者欲去去者欲來而中人操其兩權天下紛紛方當始耳亟望淸塵敬爲勸駕定有奇策裨益朝廷瞻晤非遙諸容面悉

寄楊密雲盤石

鳳池令德雅望澹棄賓客至今念之若刺于心子然一子生十年矣年嫂又多病計獨有結婚名家倚以自存此子之視外家猶父也外家視之猶子也則遺孤可立而逝者長無憾矣我二三兄弟在都下者相

與計有女未許字者乎不敢以遠爲解而皆無之昨得知吾書始知丈有次女年歲相若門第相若兼之夙昔同心境土相接丈若惠而許之兼爲之羽翼訓廸以視其成立是公子無父而有父鳳池雖死而不死也楊焦山之歿王大司馬實以女字其子吾丈高義豈出大司馬下耶鳳池世德古心固宜有後推以天道其胤必昌吾丈爲女相攸計無踰此敢竊以請于左右報可而後敢聞于葛氏耳知吾書附覽

答馬岐岡侍御

伏承翰札以兵事下詢憂時體國溢于毫端其欲專

責督撫罷經畧尤爲確論天下所患惟在不能任人
而聽其自任耳平居不肯詰戎修備一旦有急乃始
更移事任改定官秩徒滋紛擾何益成敗之數哉往
歲經畧之遣蓋欲聯七鎮聲勢爲一以當虜當時議
者已有一柄兩持之說今地自爲戰城自爲守經畧
既屬遥制督撫又非專官將來意見異同功罪推委
恐反誤事機耳司道倏南倏北大臣忽賞忽罰朝議
乍佞乍賢時政忽行忽止種種乖剌難以究陳第使
上能任人下能任事何事不可爲豈一倭一賊遂至
滿朝惶急計無復之哉適有冗役未能劇談嗣當再

底裏另相復也

答周太史礪菴

虜氣方張國耻未雪一時縉紳爭攘袂言戰而未堅決也惟是計形便料軍實不知能伸威瀚海天山之外否而大司農能具數百萬餉餉士否兵危事也跌而不振則何以善其後門下夙抱奇略新拜節鉞之命計必有定畫以慰宵旰百聞不如一見盈庭之言待金城方略而決耳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五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許葢軒

與詹兵憲

與張惺宇使君

與郜總督文川

答陳里所大叅

答蕭巡撫念渠

寄王師竹宮庶

答何震川
與南吏部趙瀫陽
答張斗樞太史
答蔡運長
答王鳳洲司寇
寄諸親友
寄楊夢山太宰
答蕭寧國漢額
答王兵憲
答南部蔡虛臺

寄于宗伯年伯
與王栢峯
答郭太史明龍
寄郭北野開府
寄孫鶴峯年伯
答蕭念渠開府
答張考功
答莊公子
答張長史
寄劉太靈

答郝緝雲
答張斗樞
答王康宇文學
答鍾侍御
答李翼軒
答朱鑑塘司寇
答郭汾源
答蕭中丞念渠
寄余君房
答王對滄

答江纘石
答耿天臺中丞
答周太史礪菴
答薊遼督院邢公
答王對滄司寇
答朱金庭宗伯
答沈鏡宇少司空
寄于穀峯宗伯
寄楊太宰
柬王對滄

與計益軒

頃因風便惠我雲箋相去萬里故人尚爾惟是手簡可致足音終遥既以喜豫轉增感慨門下懷瑜握瑾士論所歸謂宜一出以對蒼生之望則何以戀戀泉石與猿鶴爲羣者哉來書爲家君勸駕家君業已出山矣旋復自悔介居江表越在有司奔走簿書忽焉半載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田信然哉家君在郎署獨於門下及平陰趙公稱莫逆惟某時亦得謁竊妄意門下高標雅度靜一流風而趙公慷慨爽豁足當一面維時家君以爲然曾未數年而門下再不遂趙

公亦以單詞罷歸乃知規步矩趨非諧俗之韻長才遠畧非持祿之資二君如此家君復何望哉寄家舅書受而無所致嗟乎嗟乎天之於報施善人何如也乃無論世局矣王生矯矯奇士讀其文未嘗不擊節其試卷甚有弘博之氣業已收錄以其多衍詞置稍後僅得副藉耳平生漫說古戰場過眼終迷日五色古人所嘆何獨在今生意頗憤惋見於形顏惟門下有以廣之遇合有時正不宜戚戚自苦然平居却不可忘憤惋時也王生立馬索書所懷百不布一

與詹兵憲

向讀臺下上　先皇帝封事未嘗不肅然莊之也夫事關宮闈貂璫此人臣所難言而臺下叩閽抗疏犯盛怒逆隆旨當與古牽裾折檻之倫鴈行矣即爲靴鞭亦所忻慕而況辱在治籍託于宸宇乃不能具咫尺之牘上候崇嚴何以瞻彼景行慰此仰止敢顯下价代布私衷兼有瀆陳非爲私請先叔祖母陳氏大司馬東渚公女也先叔祖茂才公沒時年二十矣守節五十年而沒先岳母陳氏與叔祖母爲從娣妹亦以廿餘守節二十五年而沒此兩母者皆以青年誓節迄於華髮其諸母儀婦行難以楮穎悉而大節孤

貞固已爝如日月矣且先岳母獨一女耳與叔祖母皆未有三尺之嗣奉蒸嘗也兩母所不敢殉死者獨以有姑在而煢煢無以爲生瀕死者數矣世徒謂立孤難於殉死而不知無孤可立者視立孤情獨苦也葢古稱貞臣烈女異轍同符臺下以忠義之標攝風化之柄不佞不以此時聞於典記復誰待也伏冀闕白按臺一爲題請不肖業已以情白毛公祖毛公祖惻然許可矣率爾奉瀆幸惟炤原

與張惺宇使君

表貞一事仰荷轉懇即九原有知兩母且不朽矣吳

公有意乎門下之言而未深信不佞也謂節義之人没於孤寒而表於後之有達人者恐無以示公此其持議甚正執法甚嚴不佞誠私心伏之顧所謂後之達人者獨子若孫人情迫切獨爲其父母與大父母耳其厚者亦不過庇及兄弟兄弟子則遠矣兄弟子之子則又遠外家異姓則又遠處逖遠之勢而腐心焦思以爲疎屬外氏邀死後虛名門下以爲此人情乎其又飾詞說罔事實以自墮貞士之行爲也先叔祖母守節五十年無子然之嗣往來寄食諸子姪家煢煢而無所歸處外母奉一老母與一弱女相依爲

命耳世之孤寒有逾此者乎若獨以五屬之內有一命之官而遂謂後有達人則是兩毋之事不白徒以不佞故夫前以無人言之者而泯泯後以有人言之者而泯泯則是終無時而白也豈不悲哉不佞伯叔兄弟有在學者有未入學者不佞即欲邀恩澤於吳公祖居閒言事當別有在乃獨舍近者言遠者寧負生者無負死者門下以爲此人情乎夫惟門下知我願門下更一言之兩毋懿行俱在鄉評明有士民幽有鬼神不佞斷不敢欺天欺人欺吳公并欺門下也冒昧瀆陳語無倫次幸惟鑒亮

與部總督文川

不佞豎儒耳未得承顏接詞然從縉紳後聽覩風猷仰止行誼願效執鞭爲日久矣比以荷槖承明之署職當紀司馬曹事每讀經畧諸疏未嘗不竦然壯之也夫今三陲可謂至難矣昔防番今防虜叛服無定形和戰無決策漢之關中直右賢王塞籌畫一稟幕府令制欵在宣大而甘肅當往來之路獨受其必趨之勢其難什百於往時夫西夏其眇小者耳韓范兩大臣左提右挈而責成功彼以天下之力供陝今以陝之力供番與虜此微獨今時即古人難之矣臺下

計形制變圖事揆業不鏡而融無轂而運此所謂批大郤導大窾技經肯綮之未嘗而謋然已解者耶我僧大既已授首而歹酋旋斃鬼神寔不逞於虜而假手於番亦惟是臺下威靈式震叠之綏寧絕徼伸威殊俗豈惟功在三陲亦且名施兩社矣不佞即不得御承清塵而家君屬鞭弭櫜鞬以陪周旋以受庇於陶埏之下不佞父子心惟而自喜也家君登第廿年里居十年不敢言蹇滯而獨以得奉指麾爲幸不佞附通家末行缺然無一字以候崇嚴卽長者幸而寬我顧於心何以自安乎謹因風便畧布私欵膚功已

奏欽至非遙瞻望台旌日日以冀

答陳里所大叅

客歲過彭城聞車騎行河而以使事有指不敢請見相距雖近渺若河山一水盈盈太息而已一介行李以煩亟館又勞使者導之出疆及於報命取道關洛無由一侍顏色而布款款然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遠承華翰憂時念國讀之凜然辱在交戟之內雖無言責豈其反出婁恤杞憂下也頃廷臣議恤災之疏甚備顧言者一人覆者一人行者又非一人議論滋繁推行滋礙不如撫按監司自爲議而自行之

屬吏承風仰流誰敢後者兵難險度救荒亦然不知
門下以為然否

答蕭巡撫念渠

頃聞滇南亂卒臺下盡戮首惡而扶其脅從者萬里
之外始知有　朝廷不赦之法此其功在六詔者甚
鉅且使四方庚癸之呼其亦知所懲艾而有悛心則
功何獨在六詔而已鄖卒呼譟冒上干紀大畧以恩
澤覆露之稍定耳法未正而施之以恩恩已行而難
乎其為法夫　當宁所以移臺下鎮鄖者意在斯乎
以臺下威名臨之即易為震讋震讋之餘益易為德

耳辱以世講之誼未能修咫尺之書以賀軍吏而重枉瑝函貺以隆禮且申命再矣某也豈其硜硜自處以外於長者惟是以代言故而徼大賜職業之謂何敢頓首辭諸使者頃席芘蔭濫竽宮僚傅命僕官未有以稱臺下不借話言示以矩矱雖有九鼎駟馬詎若斯渥重哉謹以爲請惟臺下鑒之

寄王師竹宮庶

頃有報書付星吾使者計巳達矣申陽爽愷南通大楚介以黽阨鬱紆盤踞故多山川奇勝而長孺之告未滿辟疆之園始開飡霞枕流長嘯雲壑何物欲界

塵世有此天際眞人想耶秋色深矣倍有蒹葭懷人之感道阻且長何時得奉色笑如比屋居時也朝議煩興兩相國同時見詆中必自有說姑無論當否恐

主心不能無疑國體從此傷矣儲闈未立內釁多端方藉二三大臣匡扶之力今且身爲質的卽異日欲開一言可得乎而　上復肯端冕聽之內無少慢易乎今議者意閣部相低昂權不在閣臣則在部臣不知內閣與中貴人相低昂內閣輕中貴人滋益重假令人主不親萬幾而事權又不在內閣卽不知大柄將安歸乎卽今邊事皆責廟謨愚以爲邊事有戰

守和三端而　朝廷惟有賞罰兩端第恐賞不信罰不必駕御不盡得人耳正不必有所指授以爲邊臣異日脫罪地也閣下素抱憂國之懐故敢昌及之

答何震川

自甲申之議興而士聽幾惑然閣下皎然心事若揭日月而行終當見白於天下不佞嘗謂天下事不患不信於天下而患不信於君子不患不信於君子而患不信於心即如科場一事閣下反之於心何愧哉棘闈大典文罔甚密有識者明知其無它則閣下亦既信於心信於君子矣即天下自不白不足爲閣下

損益而要之信於心信於君子未有終不信於天下者也伏誦辨札事理了然無可疑者嗟乎以閣下高標偉度而世獨以科場事疑之瀕年以來益多禍穽後來者安能無視爲懼府也率爾布復惟有慨嘆

與南吏部趙瀫陽

老伯宏德亮節天下日切霖雨之望鼎鉉樞斗匪夕伊朝承示復古編直欲返恌靡而還之大雅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異日執此以往可矣莊誦來諭愛君憂國之衷溢於言表諺曰嫠不恤其緯凡在廷臣誰不欲定　儲闈而請　君側第往歲之事外廷之

力已竭而內瑺之召方新以外制中以已竭敵方全
主上既不肯反汗外廷又不能拔山或至上下相
疑激而爲他端不如從容鎮靜徐爲後圖使元氣不
傷而病良已知難而退乘隙而動即不能除病而姑
縻之使不爲患即不能使無小患而姑使不至大患
擇福取大擇禍取小如此於計未爲失也要之圖事
揆策有大臣在鉛槧之士非所宜言聊以復清問耳

答張斗樞太史

憶昔承明之署班次相聯曝直禁中笑語彌日言念
此雖未嘗一日離於懷而音塵隔絕聞問疎闊慙負

故人何可道者尊先公當　主少國疑之日實有社稷之功其操持法度或與人情相遠要之不如此法不行　朝廷不尊而後人引繩批根一事瑕而百事盡廢前之功狀皆爲罪端門下兄弟並以賢科錮於
聖世夫功在天下而禍流子孫豈不悲哉癸未之歲曾託劉司寇致一書於門下計此時家難方殷不知亦曾省覩否前固謂天下公論必在無怨無德之口士論非久且大定士論定矣而　主疑不解不十年怒未息也今七年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惟門下讀書窮理以待天之自定耳門下居常有禪定之想

今於此道精進何似伍興年兄尚在戍所見蔡推史疏側隱不忍讀家信得時往來否便中一爲寄聲是祝

答蔡運長

國家大計未有如鹽筴重者也而或者見謂閒而無事夫安常守故優游歲月則誠無事矣若乃撥利源革弊竇盡矯末流因循玩愒之習而一循　祖宗之舊則天下事孰有重此者乎丈以高世之標莞利國之柄固且爲此不爲彼今内帑絀矣百僚講求利源而未得其要領丈專職且何以策之諸寒暄語不多

及

答王鳳洲司寇

先生網羅百代彫刻萬物嘯詠則宿莽回姿顧眄則短丘生韻一時文雅同仰宗盟某夙以弓裘妄操鉛槧手追心慕歷有歲年雖行潦涔蹄朝宗東注而涓滴微潤終難自達乃承存捬獎以溫言拜命之辱重拜大貺感慰之極繼以嘆息昔文舉以通家自附長源以小友見呼此皆忘分忘年定交傾蓋先生抗志雲壑瀏若寘鴻不佞拘守樊籬有同澤雉恐於斯事永無望矣長公抱玉乘龍鬱爲時棟王家玉樹故有

属毛時一叅承典刑尚在茲復遠別約結如何敬屬來伻布陳謝欵別具不腆仰冀麾存

寄諸親友

不肖去里中而薄遊八年於茲矣缺然未有尺書通殷勤於左右不肖卽疎慢寧若是自遠自外葢無歲不爲歸計以爲旦暮侍談麈耳不虞至今未得請告去也湖湘之役西省父母於晋關以故馬首不復能東然且冀報使之後卽圖請假書筍已發而會有講幄之命遂復荏苒以至於今臣子理不得自遂固也獨奈何以其故稽長者書問卽長者幸而寬我我

且何以自安乎夫結綬漢庭擊筑燕市終不如故土樂也傾蓋彈冠從海內士大夫游終不如故人歡也故莊舃之吟仲宣之賦雖通塞殊途而感懷則一某獨何心能無戀戀哉某本海隅賤士幸以經術依日月末光何才何能可以自致惟我懿親謬見許可故得竊鄉曲之譽以至於此乃若德薄寵厚無基而墉日凛凛焉恐不免於戾惟門下賜之藥言以卒相不敏

寄楊夢山太宰

閣下拂衣高謝忽逾歲年客自東方來者皆道閣下

職食佳勝葛巾野服棲雲壑而狎魚鳥不知而過之
者以爲神仙蓋自古稱賢人君子如蒼松古栢則知
其國之興洛下諸公關諸隆替非偶而已向承翰札
娓娓數百言老臣忠慮斯宏遠矣天下爭爲虛論而
不求實政議論繁多煩類於宋宋人病在各偏主其
意見然故實有見耳其議論皆成片段文理不似今
人虛憍恃氣而畧無意見也宋人有議論而無事功
今人有議論而無議論故其品彌下而其害稍淺耳
今朝議復興諸老在風波撼搖之際而閣下方披襟
散髮臥桃花嶺上此如振衣雲表下視人世塵埃野

馬足一笑也客遊久矣日有歸心幸而得請當取道貴邑一侍杖屨耳停雲在望臨書悵然

答蕭寧國漢顗

君家兄弟起家漢水間海内談文章家以為嚆矢今伯子横經胄子門下縮綬劇郡漢家儒林循吏併在一門非古二難所敢望也宣城故小謝試吏地小謝第稱文章清發未聞以吏名以吏名則自門下始當以蕭宣城奪謝宣城矣方今西北病兵東南病賦天子南北顧而咨嗟惟此良二千石為股肱郡重有如奉宣室之問必有以佐當宁籌策卽以高等入為

九卿何言溢格也重承芳翰詞旨殷篤弘毅之奬非所克堪謹誦斯言以爲師表

答王兵憲

臺下執法殿中風裁凛凛我敝邑僻在東海臺下不鄙夷而辱臨之此天所以福我東土而不棄其遺黎也下車以來吏奉法民安業風行霜肅繼以膏雨四民之頌如得艾焉如得慈父母焉不佞雖遠處京華猶將被之也遙壓使命過爲奬借稱大小馮君非不佞父子所敢任以至海沂之康賴有王祥則敢爲臺下誦之大貺儼臨敬拜賜矣仟旋肅此布上謝言膽

晤未期臨風馳戀

答儀部蔡虛臺

得翰教兩紙再三周繹不減面談且知秋間將奉最書入都南部清暇多名人韻士相往來且吏且隱從靜處看世事何所不自得而欲中途請告去耶壬人者業自敗以去無足論者惟是處小人之法處之則勿留留之則無示以處之之跡今不容不處使之自居必敗之地而尚冀一逞故以井蛙之見忩國狗之嚙無所不至耳比來時事大可慮大畧小人養成之君子激成之君子之激足以自離於君上而小人復

内交外遠以自濟其私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所懷未
悉俟與丈面時盡之

寄于宗伯年伯

自不肖奉令承教十五年於茲矣情則骨肉教則嚴
師肝胆可披金石可渺自伯之東神馳心折顧不能
數通聞問於左右而三奉翰札不減面談兼示雄篇
一歌一詠欣然以樂愀然以悲即欲如舊時出席懇
几商略風雅知何時乎不肖之薄遊惟閣下是瞻是
依今且誰與處而立於此則亦從閣下歸耳廷議推
轂共見公論雖相麻未下而羣心虛佇咸以為允今

已半月不聞報決在內爲不定之碁在外爲可逐之鹿山陰相君以直諫忤　旨自是名宰相事正人去矣必求順旨從諛者而用之此治亂一大機括而姑未敢詳言之也

與王栢峯

令郎來承翰教令郎才本超軼調復沈穩能使高眼不置俗眼不驚此必中無疑且當前列耳敢預以賀來諭以國事紛淆建議各持其說爲憂尚未覩今日事聞之當爲仰屋竊嘆矣雷霆震驚羣僚辟易省垣選部遂至一空從此言者未已或激而爲他端則今

日之朝陽易爲巽日之仗下矣開之極塞之漸丈以爲何如

答郭太史明龍

門下常過視不佞不佞亦推心以奉門下披襟而語歡甚無間漸茝依麻薟實臭味同焉素韡逐含閶闔至今然停雲在南目逆而神往士大夫自南來者未常不問門下動止也意容跡疎天涯比隣門下豈同此心哉伏承芳訊俾爲尊公作傳以太翁行誼不佞不辭執鞭況乃執筆歡以承命何辭之有而適以微疴註籍未能卽屬草付使者草成卽相寄耳盛儀不

敢當敢再拜辭惟門下諒之

寄郭北野開府

臺下建牙假節拊循塞上虜方雄行西海而上國貢事受約束惟謹則以國有人焉伐之謀而奪之氣耳今西鎮動欲宣雲出師以爲乘虛而入虜還救根本則彼當自解竊恐無救於洮岷之急而橫挑宣雲之釁且論 國家大勢以一邊有虜患與諸邊皆患虜於策安便惟應蒐卒補乘厚蓄兵力令異日足當一戰耳朝議紛起多出隃度老伯石畫宏議可以紓邊患定國論者願一示之即鉛槧士亦可壯心魄也

寄孫鶴峯年伯

某以稷下伐儒校藝大邦得以其間從長者陪下乘以彷徉於黃磯大別之間俯長江之浩渺披雄風之蓊蕩固已稱奇遘矣設廣坐列長筵殽核迭陳絲竹競奏曜靈戢景繼以華燈聆論緒言厭心傾耳且不佞一介鉛槧之士而年家子行也即順風而請曲席而坐以奉長者殷懃之餘驩爲幸已厚而乃比諸
王人享以賓禮以會府之重俯而禮於　君之下臣而姪子私情不得仰而伸於父之執友此不肖所以刺心汗背夙夜靡寧者也僕夫戒途郊扉設祖旌麾

所涖載道以光行出楚疆復釐尊貺内自循省何德以堪蓋不肖之業在隰桑之卒章矣

答蕭念渠開府

臺下移鎮於郎而再移書不佞以爲一試之黔再試之滇而獨競競於郎也夫郎則何足以難翁以滕薛則勞以齊魯則逸此言治小難治大易也趙廣漢兼二輔治之差易耳則又何難乎介三省之中哉臺下之操心虛也詢謀周也夫以爲難易將至矣敢頓首復於掌記

答張考功

人臣患不爲主舉職耳門下乃更以舉職爲罪且如叔向子朱爭對客事至於仗劍拂衣而當時且謂吾臣所爭者大假令在今世則用何法也雖然門下去吏部而吏部之職存依阿唯諾濡忍不發可不去吏部而吏部之職亡門下雖去得去所矣川中之任比長沙爲遠然在近地則須之任受事遠則可無往而胥後命當事者意在斯乎

答莊公子

向與尊公丞連職事講德問業莫逆於心往年燕市言别握手太息不謂死生永隔也遠承翰札悲慨交

集誦以周復情事宛然少孤如此萬年可死即尊公沒無恨矣世態欣厭亦復何常悠悠萬事惟身爲重即有橫逆不足較也尊公遺文已成編予刻成當以見寄故交零落尚欲見其咳唾之餘耳

答張長史

門下敭歷邊州久著聲績宜有殊擢懋賞不當使在藩封也古者賈董之儔皆命世人傑亦且相諸侯王敝郡雖僻在東海何至出長沙江都下哉藩王奉法傳職優閒古稱吏隱可謂兼之幸惟命駕

寄劉太靈

憶昔修業長安邸中胥如志也盍諸兄弟同筆研者一而與丈同筆研者再漸芷依麻其益豈有量也壬午東還奉候以數計而丈嘗避匿不見我我豈有所失哉丈旣以棘闈之役下鍵謝客時弟復以悼心失圖遂缺良會一入國門音塵渺然乃始悵後會之未期悔前事之多闕亦復何有及乎一别故里忽歷歲年嘗欲馳咫尺之書以謝前負或值乏便羽有便卽又苦不暇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寧不嗣音不佞卽百口無以解矣惟是意容跡疎形留神往則此心可以自信而終不敢望知己寬而赦之也歲行盡矣歸計

溘然明年貰酒燕市待丈於長安邸中惟丈首應弓旌以張吾黨

答郝緝雲令

承手翰具悉近況兼之分俸相遺公操行甚苦何煩將寄殊令僕不能安耳傳公薦疏見遺以拘於時爲言雖是託詞然猶幸有詞可託於觀聽未甚損也客自南來者未嘗不問公治狀間有謂微傷嚴急者未知信然否然僕有聞不忍不以告凡爲政眞寬眞嚴皆可爲惟似寬似嚴不可爲耳似寬猶稱之曰長厚即有忌者中我猶淺有如以嚴構怨人有假嚴之跡

以搆我疑似之間皆罪案矣

答張斗樞

伏承翰教文彩翩翩何其工也誦以再周如對顔色以足下才何患不能自致世奈何以竊鈇之跡疑懷寶之士哉國朝大魁博雅如用修者幾人足下才不減用修所遇亦畧同用修惟益博綜厚自表見於世以光昭先人之令緒非但自爲不朽而已古人困則思勞則歌窮則著書願足下勉之以至賜環賜玦什碑立碑上在　宸衷下有士論惟修德慮業靜以待之耳

答王康宇文學

承翰札兼寄示試卷冲襟雅度具可想也細閱大篇明順條達無少滯礙此必中之文可以彈冠相賀矣凡場屋中平者常多新者絕少厭常而喜新賤多而貴少人之情也弟竊以應試之文不必平不必奇但以機杼自出為佳耳譬如飲食無論殽蒸無論蔬蔌新則可食若稍留時日顏色不鮮雖龍膏豹髓難下箸矣時文整篇記憶最能害事若以己意為主而少藉為風簷寸晷之助則可耳大抵用時文中策也為時文用則下策矣惟親家超二乘而更求其上如何

答鍾侍御

我土荐罹於饑饉加以氛霾塞天佐歲爲虐其人民愁焉枵腹無所控告其士大夫仰屋竊嘆而計無復之也老公祖既疏請於朝又發倉粟以賑貸之躬爲籌畫躬爲稽覈民得徼賑以爲福吏不得借賑以爲奸我東土則何歲之有臺下即我東土歲星也士民所懼惟懼一歲即移此耳葢古稱救荒無奇策姑無論亡奇即有奇安所用之凡荒政在早與不早實與不實舍是而求奇猶金弓玉矢不當用矣來諭所謂蠲之在未徵收之前賑之無在既死亡之後是言也

豈我東省敢專承之耶著之簡册傳之天下後世其皆被仁人之賜

答李翼軒

使來致兩函存記鄭重拳拳無巳拜命之辱敢不稽首頃得臨海令周君書道縉雲聲藉甚傳中丞薦疏遺之不肖且驚且疑以爲才如縉雲豈不能受知於上官此必有短之者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及得尊緘果不謬更調之說太宰執之甚堅自入部來未調一人人有例則或可循以我輩力未能爲人作例耳越中來者或言縉雲操下頗嚴古人自聽其政

有急名則少緩乞以詔之勉處中和以杜忌者之口

答朱鑑塘司寇

旦夕望車騎至奈何稱病上書此疏無論上否總之無予告事也初意且遣上之以待部覆勸駕而首揆止之難相違異仍付來使齎還目下乃邪正消長之關時事喜佞而惡直喜從而惡違勢不至君子去而小人進不止然小人所以趦趄而未敢公然顯僘者尚畏有清議耳若小人係戀不去君子引避不來則彼輩彈冠相慶無復忌憚且使人盡如此誰當主張國論支撑世界也願門下亟命駕以慰士大夫之望

天下事尚可爲耳寧夏之變令人寃飛心折一以痛親厚禍患之慘一以痛紀綱陵夷之漸覺年伯高明而頗傷嚴急賞不行而法必用石姑丈亦不能諫止兩賢相推俱入禍門悲哉身受奇禍而世仍被以惡名也所懷萬端俱俟面晤詳之

答郭汾源

昔在雲中奉令承教於左右不佞所爲制義門下實彈射之不佞於門下分則通家後進也道義則師也項在都門求執弟子禮不許求執通家後進禮不許使者持賤刺往返者數四不佞遂無奈何也雖然不

佞之有今日門下與新吾先生實示之向方豈敢頫其末忘其本哉丙戌春奉尊翰益吳生實致之會有分校之役以引嫌不敢數見吳生既撤棘則吳生已行不及裁尺一報命又遠在數千里外誰肯爲書郵者門下再賜書是門下念我厚也是門下知我無便也葢古之知已如管鮑者不過曰知我貧我有毋然未有來而不往罪在稽命失禮猶然知而原之者不佞所以感而慙慙而自喜也大䁥遠須敬拜賜矣輙因使者布上謝言新吾先生處幸爲不佞道意

答蕭中丞念渠

腆儀再錫而以尊命將之過爲存記過爲獎詡諭以周復如奉話言歡然承命敢不拜德蓋不佞心儀門下而引頸願交久矣自門下在省垣時每一疏出未嘗不折而伏也引大體廷爭不苛小汲長孺陸敬輿之流乎語曰能言之者未必其能行門下於滇南可謂能行矣斤揮斧斷飈至風起雖李鄴侯張益州豈有以過哉乃不自功而謬許不佞程士之文虛已下詢此與借聽於聾何異不佞即無以佐末議然以是知門下之操心一也與夫咨諏之周也我知門下所以爲鄖陽矣國有良翰豈但彈冠私慶而已伻旋肅

此布謝佩荷深衷匪詞可悉

寄余君房

足下雅意不欲折簡置驛通長安賔客亦遂以長安客例待僕耶自別足下無所與談未嘗與賔客至夜分坐有所揚扢也客歲不自意有湖湘之遊以足下玭陰事幸而竣錄文成自倉卒不堪覆譊奈何令君房見之將報命而敝同年失偶與之兼道而馳歷周宋江漢間不能成一詩此游不負僕僕負此游矣

答王對滄

門下按行塞上市事方殷而猶及治書問故舊門下

之周也其整暇也名王之共也邊事之安枕而無他慮也不佞以是占焉家君至易水去節旄咫尺耳庶幾奉令承教以免於戾然旦夕且解綬去來諭云云望不及此久矣不然豈其既失於東隅而復見誚於北山也

答江纘石

道出新城班荊而語故舊不勝感惻華箋豐貺至今飽德醉心也不佞以報國故出碌碌隨班行一無所效即受俸亦有媿心何況故人之賜遂一切辭之華賜未之敢承祇領一紵以識緇衣之愛餘付使者歸

璧草勒布謝諸客另悉

答耿天臺中丞

先君夙奉顏色三十年尚蒙記憶讀來翰不覺黯然
沾衣也得侍同朝親聆教旨一自分袂忽焉四年自
惟草土餘生塵點班列外量時勢內揆識詣出處可
不俟再計而決直以　主恩深厚三年三予假以及
與先君訣也再召而不至我則失禮矣中外多端殷
憂難測然孰使君臣隔絕至此我輩不得不任其咎
尊諭所謂釀於好利激於好名有旨哉使旋勒狀布
陳謝悃引領名德弘濟時艱歸念雖殷未敢聞命

答周太史礪菴

別來遂彌時節忽奉翰札次於面也王人出使久客還家皆人世快事承示諸什意沉厚而詞雅重絕無近人口吻內如王氏園亭及上谷老八章尤爲高唱再加以精鍊便當獨步一時矣暇中更望多讀古人詩要見用何用字皆當有意而意故不顯使我膚理色澤皆肖古人而機軸自出精神自運乃爲勍耳倭警如許吾鄉有備否制禦長策惟丈不惜爲當事言之

答薊遼督院邢公

初聞毛國科輩送還必自侈其遊說之功恐忌者且借以爲辭比見士夫都未有言及者蓋公論已定矣軍中間使自是常事貴如李宗城狡如沈惟敬尚不能止倭之不來國科輩何能爲卽使眞能爲酈生亦自不損淮陰之功耳況必不能耶草勒布復諸容另悉

答王對滄司寇

老親家敭歷最久德望最著六年考績行有喬擢何遽云動蓴鱸之興也客秋云云今已寂然不必更留胸臆矣時事大難人情孔亟在朝無補徒自憂天大

畧此時仕者之情狀不如南吏不如隱不使思歸甚切不知冬底猶能與臺下晤於京邸否草勒布復諸容嗣展

答朱金庭宗伯

春初論相廷議首推羣望喁喁僉以爲允翹首白麻佇迎赤舄而　天聽彌高鶴書久遠倘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乎今西事披猖海氛甚惡民窮財盡餉缺軍驕中外多虞君臣久隔能弘斯任非伯而誰　帝用作霖國望如歲老伯可以趣舍人治裝矣

答沈鏡宇少司空

門下入仕垂三十年而屏居林壑者且半弘此素風靜一流競而説者妄有爲人指摘之疑此所謂謠諑貞女而視冥鴻於藪澤者也兩公子高才絕足並翔大茀朝廷將選文學侍從之士必且秉羽以登左提右挈詞林生色一日之雅契分不薄誠不敢廢韋弦之益乃門下遽比之馬林兩先生則愧汗浸浸下矣使旋肅此布陳謝款臨書馳戀詞不能宣

寄于穀峯宗伯

別來半載忽已如數年山中起居計當甚適暮禽與還海鷗可狎第陽春白雪里中未有屬而和之者耳

長安賓客如雲至於披心而語無復有顧慮者亦絕不可得或隱而隱或吏而隱其爲離羣索居一也明歲請告挾崔公兩生策蹇西遊候老伯于泰山梁甫之間便邀車騎東觀海市期以兩月盡東土之勝無令名山大海笑人耳　國家事大畧見邸報報所不載者亦未易以筆札盡也　廷推內閣時人人自以爲得大將雖名位未至者亦馳騁而起古人所謂無虛大位以塞爭權眞有見也寧夏事二百年來所無雲中遼左方之懸矣以全盛之世降胡小卒便規據土而有之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耳一切

處分頗覺惟擾衆棋不定當局者迷新鄭江陵要可復得自祖宗來未有君臣隔絕人才缺乏如今日者婺不恤緯何得無憂也起居注俟錄完另寄

寄楊太宰

朱明當令蒼綬届辰福壽駢臻休祥總集雖遠在京華無由躬祝而望閣門之氣占海屋之籌固已知樂只之無疆歌抑戒而彌劭也謹介鳳池使者一布喜豫之懷頃見報石浦書有太岩之作未論他事先問
聖躬老臣忠款一何篤至自惟列在旃厦未望屬車偶誦華篇遂成短詠謹以皇覽伏見時事外不寧

而內憂人亦有言詢於黃髮江湖魏闕豈容恝然康濟時艱策將安出四兄久擅才名學識淹博昨禮部諸公取其會場卷觀之皆以爲佳譬之鏡然磨則益瑩此何能爲四兄損益言者自損耳連日冒暑纍下倉卒申訊不盡私欵容耑布之

柬王對滄

昨見倭報令人驚駭從來倭奴伎倆止辦野掠未有破長風巨浪攻人堅城取人國都如今日者也既能越萬里以破朝鮮豈不能越一水以犯內地天津海口當其要衝兵備新陞倒不候代若使舊者既去新

者未來猝有緩急誰則任之郎家君易州道之缺至今未補畿輔重地亦難久虛且易州邊道須得代乃離任而陝西按臣之奏又請河南司道整飭潼關新者未來舊者難去猝有緩急又誰則任之此兩缺者似應就近推補有才望者以往恐遠則躭延時日或誤事機也又如關中奏報賊勢披猖從來事變必得賢守令乃足嬰城自守平凉延安似非應變之才若待臨時更移即恐緩不及事愚意莫如預擇府佐州正有幹畧者比任環董邦政事例於軍前聽用如運糧等項可以委託有邊道及太守員缺軍門徑用以

相代而後奏聞但取其才足以集事資格品格皆不必論也杞憂嫠恤不能自已故敢具陳其瞽說惟門下裁酌兼轉聞於石老先生何如

□□菴先生北海集卷二十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書牘

與王辰玉
答趙中丞南渚
答朱中丞鑑塘
答唐太史抑所
答劉靜臺侍御
答王兵憲
答陳光宇開府

答鄭東里開府

寄何震川

寄同門友何君

答潘印川司空

答沈鏡宇少司空

寄李念方

答韓惺宇中丞

答沈仲潤

與王桂山

答葛龍池

答葛龍池
答葉龍潭總督
答陳侍御
答左海樓年兄
答劉晉川開府
答馮開之
寄于穀峯宗伯
答楊磐石
與康驤漢年丈
與康容雲

東林座師
副啟
答三邊督院李公
與康驤漢
寄王相公
副啟
答王弘陽開府
上王相公
上張洪陽相公
寄張洪陽相公

與王辰玉

老師疏已上尚未得旨君親兩重家國兩急　上若幸而許之亦是治朝盛事顧且奈蒼生何來論謂昔之是非可分而不分今之是非分而未常分可謂確論天下是非不分正坐欲分耳假令百司各守其職各效其用賢不肖自明白黑自形今事欲區別人立同異宰執數易大臣旅退白衣蒼狗何其亟也班孟堅有言哀平之際禍福速哉世議亟變則世事從之宋時嘉祐以前其變緩元祐以後其變速以古揆今大可畏也諸什別才別學似不從人間來足下之於

詩也人之有仙草木之有竹也公孝與貧病不能支比以不第憤惋欲焚筆硯弟招之亦不肯來使中幸寄數言以廣之

答趙中丞南渚

來教注存開函三復門下知我勝我自知其愛我又甚於知我二十年來握精敝神成得何事追念前日如夢如幻頃期後日如風如影心口自語形影相憐不有心知誰見慰者來諭謂以其眞保身以其餘爲子息是天以先生開不佞而不棄其顓蒙也秋風生矣歸與更劇而赦宮洗先人舉事狹路相逢轂擊奈

何彭澤解組當傒黃花三徑時耳珍奉瑤華以爲師
保肅此報命臨啟神馳

答朱中丞鑑塘

吳越風土物情不甚相遠而吳中撫臺之難倍於兩浙者獨以催科一事耳催科事難不在士大夫亦不在民難在以民而託之士大夫士大夫受其撥獻之利而小民受其偏累之害緩之則課虧於國急之則怨歸於官而士大夫之持論者不肯以爲不便於士夫而以爲不便於民前人不徵民戶獨徵官戶之說雖覺矯枉過直然竟相與巧詆寀嫉排之以去此亦

足以見吳俗之偷矣臺下直躬而行故自不吐不茹一切胥注自有權衡用法貴寬用意貴容葦衙門弊當驟而處地方事當漸彼中豈直杜口抑且傾心不佞薄德薄命小女又復夭折驚心自痛顧影相憐歸期尚在秋深此中以日爲歲昨見塘報有犯山東之謀萬一果眞何以應卒若不得保有丘壑則更苦矣

答唐太史抑所

閣下以文學侍從持節擁傳往建諸侯王且以其閒過家休澣近臣奉使久客暫歸豈不甚適何恙不已而復以爲請耶京洛風塵素衣易緇游五湖之間孰

千秋之業亦自佳事惟是道途供奉久虛班列戔戔
故人日日以幾忽辱瑾華知當予告眷言離別復彌
歲年既羨閑逸倍相憶也謹因來使布上謝言披晤
何期臨風約結

答劉靜臺侍御

再承翰札以出處見咨吾丈素有才名無顯過乃以
數年公用而責之一旦數官舊套而歸之一人此在
吾丈何損鵬之垂天以六月息天驥一蹶終不害其
歷塊藺雲而馳也丈夫盛年壯志正宜經營四方士
論所不棄未有詘而不伸者願吾丈早出補官亟收

桑榆之效閒居太久令人不復與世事相宜無邊自阻負淸時虛歲月耳葛丈以氣虛成病醫不知病主人不識醫藥餌亂投以至於此至今念之膈隱隱痛也周丈近復見處同年官都下者益稀侯兄早來一慰寂寞耳故事京察補官者部中徑補若外則計須赴部恐終不免一行也如何如何

答王兵憲

承諭具悉遠慮退守開城與之持久未爲非策自古備敵之國餉常有餘攻敵之國食常不足倭從乘困食於敵未有裹糧千里而自給者也朝鮮即稍有儲

資而二年都無耕種數萬坐食計當且盡我正當以糧相畀扼其要衝朝鮮自保者益堅巳降者將貳不煩頓刃勢將自走惟是我孤軍深入亦非宿飽病在巳須飽而始問飽巳無餉而始急餉譬之奕棋一着旣下始看一着終非勝算耳頃議者欲從海上濟師轉餉春日風自東來我舟東指可必達乎若海若有靈借我閶闔風數日則可耳吾鄉目前雖無事然一有事則遂無以應燕雀處堂得無爲子順所笑乎失時之諭未之敢聞弟父子得安於丘壑卽厚幸矣

答陳光宇開府

門下欲請告也得微有蓴鱸之思乎誰無此懷然皆去則誰出而分猷念者大疏來適與鄖陽南贛二老之疏先後並至皆非不佞所敢聞既不能使振鷺之克庭亦何忍餞白駒于空谷耶乞抑遁思以濟時艱臨書不勝馳注

答鄭東里開府

承諭知已之白下視事矣撫臣之推至再至三時事需才羣情虛佇而　明旨久不報居官淹速固自有時獨柰鈌官廢事何來教守官無論南北東西盟心不計升沉利鈍此當爲海內士夫座右銘矣草勒布

復諸容嗣展家弟承念及具悉世講之雅媿未有以報

寄何震川

業師受閣下特達之知携數口之家而仰給於閣下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居以其居恩德至深厚徐二者長安俠少年舊遊於敝邑與崔指揮者相善崔故與業師有連使其兩家人就業師借居初乃不知其有所營也已見徐二時時往來就兩人者謀事而業師從旁得聞之以爲留此兩人者非事也渠以千里投我而逐之非情也計猶與未有所決而徐二遂與羣

小結謀以市於外其情想閣下所聞也羣小既去業師見徼鄉校尉費孜而告之故孜以告其同事而執之羣小謂之發覺自業師始思與業師並肩接踵而死無所恨業師聞羣小之恨之也盡室以行主詔獄者遂據各犯口稱飾以文法參送法司不俟聞故為之食不下咽寢不成寐業師既不能別疑遠嫌以負知遇為門牆羞而生又不敏不明　於成敗之數今雖太息流涕亦何及矣項瀝衷悃陳之當路聽者惨然憐之得從輕議以受聽斷於直指業師之得受聽斷於直指是死人可起而白骨可肉也業師既得受

教門下二長兄執經而師事之縉紳先生以閣下之故頗相嚴重卽爲崔子有所營爲不言於縉紳先生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計乎則業師何緣而與二三不逞之徒識耶夫始謀事者徐二也執揭帖以付張奉先者徐二也取揭帖於張奉先而付王東泉者又徐二也與崔子謀事而復指騙之又徐二也今鎮撫司招中畧徐二指騙之實而曰監生張士化家人徐二夫業師家人有徐二者乎此閣下所明知也業師歸家兩月鬚髮半白悠悠六合自容無所一二兄弟無復相關妻孥遑遑寄食他氏嗟乎孰爲爲之孰致致

之語曰追生不如死業師含垢忍辱以至今日者獨以受知門下不能無萬一冀耳相隔遼遠恐傳言失實以重業師之罪頻行囑以致書閣下所謂疾痛則呼天與父母者也惟閣下垂察少加憐焉

寄何君

自侍筆硯以來睽違者數年始得晤於京邸離而合合而離睠惟疇昔殷勤之驩頻年眷戀之篤與夫中闈事變悲心驚骨未堪陳也令叔年丈溘先朝露檢其遺札對之流涕吾師之事一至於此微服潛出送之南郊含詬未宣泣交頤下獨恨綿力無能爲輕重

耳往歲在令叔處銜杯對奕歡暢竟日繼以華月令叔既捐賓客而吾師復離垢辱鬚髮半白無復人色日伏枕蓐生死如寄嗟乎生者未知復相見否而沒者長已矣茫茫宇宙知已幾何未免有情誰能遣此師之罪起於羣小妄攀而成於兩造未備事初起羣小計不與俱生老師徵問其事不知所爲曰以尊公爲師以足下與僕爲弟子而蒙被此名以相及也則何以生爲弟從旁勸解得免曰柰何以何公爲師以足下與僕爲弟子而令吾師無生也竭日夜之力以圖今始有緒大司寇傳以輕比行御史御史行司道

則事小挺緩矣令親劉公實爲政足下得無意乎

答潘印川司空

良鄉道中一侍光霽於今十年不意猶在記憶也戊子秋祗役楚闈道出行部辱承豐餼雅意良勤使事有指未遂瞻覿以茲悵歉至今在心忽奉雲箋重以大貺三肅拜賜感悚交懷昔司馬遷感瓠子之役作河渠書以上豐功偉績遠出宣房之上而不佞無能紀述頃諸君子以贈言見屬倉卒具草未盡百一第藉以爲請教地耳使旋勒狀代布謝私暑氣方熾歸途自愛

寄李念方

一違顏色歲云暮矣懷人在念我勞如何前承翰教論世事及處世法覈而中矣揭諸座右永戢良規詞林之纂以南昌未至闕西苦辭故以僕代庖耳始由權直遂成眞拜凡世之美官美名以及佯憎佯愛皆是必敗之道此僕所以褰裳而去者也既已抵舍日侍親側烏鳥之情既遂麋鹿之性亦安方當隨雲將而東不復與知北遊矣公政最已久當勉出受　制詞爲二親光寵報命時幸過山城一晤計迂道三四百里耳千里之別一年之約無相忘

答韓惺宇中丞

寒家遷於青四十年矣丘隴所寄日夜係心道路遼絕久缺祭掃舊日居宅轉易數主臺下捐俸而贖之欲爲營立祠宇此先祖九原之所想望而後人百世之所銜戢者也先曾祖居官三十年槖中僅二十金居第直不過百金衣必補綴食必菽素清苦之節近代所無竊謂宜用表揚清德爲名而以家祖兄弟四人配享則非馮氏之祠而清吏鄉賢之公祠也蓋以爲馮氏之祠則修理乏人終當廢壞且子孫不往祭祀不親既無如在之誠安有居歆之理今以爲清吏

鄉賢之祠旣可以褒揚舊德爲世法程又可以列在祠官不廢蒸享老公祖之德澤亦可與天壤相敝矣

答韓惺宇中丞

臺下擁旄建節爲國干城東制强倭北禦黠虜莫安巨鎮勛勣惟光凡我同袍與被其寵矣來諭謂東事不了只因和之一字誤之自非親見灼知何以洞悉若此古人或用和以弭兵或因和而召兵求和自我彼巳見輕外與之約而朝議不應外不能不和而內必不和掣襟露肘彼將執以爲詞其無乃欲弭兵而反以召之彼不進不退久留而不動此兵法之所謹

備也臺下光奉　簡書專閫以外下可與制府決策
上可爲　朝廷別白言之廓清之烈弟謹槖筆以書

答沈仲潤

得手教凡六幅卽抵掌而談亦不過懇篤若此僕王
程已滿親恙未痊兼以心氣受傷歸來增劇不得已
有請告之疏　元良出閣國家盛事僕忝宮僚豈無
留滯周南之感直以親病身病萬不能復出耳長安
棋局何以復爾紛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同於我者
異於我者皆不能正也來教謂憂之則如理亂絲逹
之則如觀聚蟻誠爲至論憂其亂則愈擾任其聚則

自散此議不立彼機不生有對則爭與爭與興則黨立孟子以爲性善荀子必以爲性惡楊子必以爲善惡混然後知子思善立言也於論性未必合涉世則精矣世態多變口語易傳惟寡交游慎言動可以自全僕每事不欲在是非內亦無心出是非外來教云云似之而非也承惠湖筆多而且嘉僕方盡屏篇翰筆硯亦當焚却後無煩復寄耳

與王柱山

一違光儀十易寒暑人世幾許長是離羣弟客都下數年而丈不出出都五月而丈入豈天故欲隔吾兩

人耶抑龍劒分合自有時也汲黯在朝王陽結綬自使僉人屏氣正士彈冠然獨處盛名旣是難居之地衆所嚴憚卽爲招忌之媒惟當老成持重鎭服羣情招不來麾不去澄不淸撓不濁與西臺體段又自稍不同耳弟假限已滿而親病身病萬無復出理第得早允所請卽安田野以奉庭闈兼可習靜葆眞爲後嗣計則如天之福也惟諸丈圖之

答葛龍池

承手教知令姪守師訓解人事漸向成立卽鳳池在九原無憾矣彼哉者欺天欺人處之之法惟在使是

非曲直了然明白而不必盡與之較蓋處惡人如追窮寇故當開一面使之自走不宜致之死地危地以激之必鬭也訐奏之說不過恐公明正其罪故大語相喝以相刼持然天下亦有羞成怒假成眞者不可不防也近日才風頗熾朝中但據一面之詞或主先入之說卽使事體異日自明而目前所損已大矣大畧玉不能與瓦爭富不能與貧爭士大夫知道義惜體面不能與無賴惡少爭來論但欲兩家省事極爲善處前公牘亦是此意但明事理以破上官之疑不請處分以平惡人之氣若上官處分過重彼忿愈甚

謀愈深或至激成別事弟意但欲事之速平非謂委曲調停持兩衡也草草陳鄙意未知高明以爲然否

答葛龍池

使來承翰札眞情苦語令人不忍讀仁人愛弟一何篤至以鳳池之恬雅不得永其年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不佞嘗謂鳳池有大臣之度何期中道捐弃失此良友令人神摧心折經旬彌月不能自喻于懷先是不佞有武闈之役鳳池過敝邸坐良久意依依着有遠別者旣撤棘則業已病甚尾不知人痛

醫忽補忽瀉藥餌亂投以至於亡不能出一語託後事乃知過敝邸意依依不能去者卽永訣也人言一死一生乃見交情鳳池病時則無復有歡時及其歿也又無復有病時平日友朋相往來直以爲常事及其旣歿視衣冠几席皆爲悲端舊歡渺然後期永絕乃見當年相與之情耳來諭乃以經紀後事移德于弟二三君子實共襄之弟何所能效鳳池歿不受含若有遺恨計獨爲其嗣子耳來諭急趣令姪南還弟豈敢獨爲君子邀立孤之譽因其日舉家哀號虞有驚動暫邀過敝邸今已隨病母扶柩歸矣弟輩不過

憑棺一慟出郭門一送至於撫立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訓之則鳳池獨從九原望春令原上兄弟之子猶子也則子之視之猶父也夫有猶子而猶父則鳳池雖死猶不死也先是楊四兄入都鳳池曾告不佞云此兄有女爲小兒求之如何不佞以爲此事宜求之家中決之夢老當覆試時姑未急言也此後遂未言及今巳數月矣竊意楊氏既稱德門兼之世好且出鳳池遺意時不可失也可否惟兄再裁酌之鳳池捐館年嫂臥榻中外無主衆人爲政弟輩終是外人即經紀亦不能無遺失家事任長此後凡事兄當獨斷

已亡之弟未亡人之婦未成人之子軫在尊懷不佞弟之喋喋也執筆悲嘆詞不暢意伏惟垂炤

答葉龍潭總督

門下甫膺節鉞專制師中巨鎮削平逆賊授首國家百年以來叛將悍卒至茲役而法始正遠如雲中遼左近如浙西鄖陽定變之畧方斯蔑矣四夷聞之始知我實可以戰九塞將士始有自奮于功名之心不軌之人始有所懲艾以銷其驕悍叫囂之氣是變也費帑金二三百萬殺生靈以數萬於 國家不可爲不病譬之傷寒得汗則生平潛疾伏痾一時都已調護

如法更健于未病時則　朝廷侍力託重于門下者更宏遠矣伏辱賜書值有武闈之役鈌然久不報試事良已謹裁尺牘仰賀軍吏併以武錄呈覽惟門下進而教之

答陳侍御

承問時事弟未有識也即間有一得又苦無便即有便相聞已後時不解矣大者無如上下相隔章疏留中其次莫如獎忠直錄遺佚近時爭端煩興幾如聚訟論臣子之誼則當先公義而後私鄰論　朝廷之體則當先實政而後議論又士大夫重北輕南重內

輕外遷調不常被　命者又不時至遂使留都一人署二三印信而兩司中有一人攝四五道者總之情勝法私勝公耳倭奴不歸終是未了留兵則苦後費之難支撤兵則憂前功之盡棄若使倭得朝鮮中國無一日得安枕矣如此類皆時事中可言者惟丈裁酌更乞審之

答左海樓年兄

遠承手教幾如面談且以喜慰且以感慨披誦疏草具悉遠畧忠臣憂國畎畝不忘意義甚盛再三籌之欲上復止葢因建言而謫官則可已謫官而建言則

不可悠悠世情枘猜相忌彼將以我爲沽名彼將以我爲好事彼將以我爲可已而不已彼將以我爲有所益于前而有所邀于後縱使言中機宜事應措置傳之四方能讀至終篇熟計利病者幾人曉人讀之將賞其言疑其心不曉人讀之將疑其心併廢其言且倭奴事在海外終難懸斷兵事多變呼吸萬端安能一一盡合疏中與當事合者則已申飭矣與當事不合者又必不肯見聽謫官如胡少參范僉憲李主政支別駕皆有疏來或止而未上或上而不覆士夫相目以爲套數如丈深謀遠畧計畫誠足採第恐當

事未能畢舉羣策取人于形跡之外耳韓揭云云弟所具悉我聞有命不敢告人怨毒之于人深矣太上能置之其次能報之其次能忍之置之者出于常情外者也以常情論之强則報之弱則忍之若不能强不能弱不能報又不能忍無損于敵而徒深其怨則將焉用之今有人於此相忿也攘臂而起我能勝則應之彼將勢屈而不來不能勝則勿應彼亦將意銷而不來今我之勢既未能控拳搏戟與之交捽而徒以惡聲相加是樹敵而益之攻也無害于彼而有不利于我古云遵養時晦正在此時處天下事當靜當

緩久卽自明我動則人將以動爲我罪我急則又以
急爲我罪在人者我安能必只可自保此心以待天
之自定耳第以平心看事理實是如此非謂身在事
外故爲此不關痛癢語也惟丈察之

答劉晉川開府

老伯援鉞建節以鎭畿輔去京師咫尺而不肖無能
以時問訊起居亦惟是憲臺嚴重不敢輕易奏記以
煩裁答乃辱翰札兼之多儀歡以拜命敢不稽首比
者時事多艱國計已詘出塞之師相持千里外未
有所決勢不得不發兵輸餉以佐之征調未止中原

未有息肩日也海防久弛兼之備多而力分翕而出不意必且望風奔潰兵力既不易集客兵至亦往往多強掠而生荊棘避倭者且為倭征倭者亦且為倭倭未必成大患而大患或因倭以起老伯以重臣當重地未雨徹桑策將安出家君既歸北海乞休之章旦暮且至一丘一壑有以自樂第恐海氛方揚不得保此丘壑耳使旋肅此布陳謝欵臨書瞻遡第有神馳

答馮開之

得手書及雅貺敬拜賜矣聞吳復老將有司成之命

代掌留院者計無以易足下瀟向崇鉅第恨未能即奉顏色耳弟已決歸計而道路傳海氛張甚萬一入犯則潵省首膺其鋒坐是未敢輕發乃其神理意與已翩翩東山下矣書覓俱去進退兩難且當奈何時事漸異杞人憂天遂至忘寐方戒足下多言不能更爲足下言之爾睢汝虞時時相與游甚善冗中不能通訊爲我寄聲蘭居已正郎闈彼中常相見否來書推轂陳公敢不夙夜第恐不足爲此君輕重耳草草占答未悉欲語

寄于穀峯宗伯

兩承芳訊及奉佳篇曠然不知身之在遠諸什非嚴渾雅在初盛之間四小詩寓意妙絕一覽即緘之巾笥惟恐或傳恐後世不能不傳耳　建儲之議廷臣幾百餘章皆不報而禮部諸君遂無一人不單奏者趙考功計典公而太激當事處之不爲無意假令一二論救亦不爲過而數十人連翩上奏備極詆訶則幾于黨矣趙雖高品終是郎官豈有處一人而滿朝傾動之理葢此事宜救不宜多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者也從此又當是又一番局面葢自甲申之議起士大夫角而爭二十年始息今歲事頗似之十

年必復倘亦天道乎大抵徵于不言而言始貴貴而始有言者言必處處益復言而天下亦遂有言之弊懲于言而言始賤矣悠悠世事眞如轉轂蓴鱸之興尚俟秋風瞻晤何期臨書三嘆白衣經二冊附上使者數日卽返故未以抄書付之俟錄完專寄耳

答楊磐石

伏承來教篤念亡友眷是藐孤惠許姻事義薄雲天事垂金石其自端肅公而下拜吾丈之賜卽耑一介聞之葛年嫂矣葛年嫂近有奇疾危在旦暮此子若非外倚宗親何以自存弟非望丈爲之岳丈實望丈

爲之父耳令愛長二歲異月持家政尤便女長不相對之説敝處無之但聞女大兩黃金長之諺耳婚姻大事不厭詳審俟葛嫂書來再咨役奉聞可進止也制詞關領即持一刺索之中書君矣冗極草草不盡欲言

與康驤漢年丈

丈宏才高品蔚爲世資出宰畿邑風猷宣暢遠承翰札重以豐儀對使登嘉感悚兩集弟病篤不能出直以假至再疏至三恐以瀆請干　嚴譴故復此行以了前給假事而後徐議進退耳來諭云云豈所敢當

伻旋謫此布陳謝款臨風馳戀第有依依

與康寮雲

忝喜榮遷劇邑聲華蔚起盍百里非大賢之路而檀州地當邊徼治雜軍民乃可展其驥足耳弟初入京國繫心庭闈雖問寢尚違而含飴已遂庶藉萱蘭之夢少寬寸草之懷乃辱瑤函重以珍貺藐焉孺子何足以保任大德惟是仁人君子精意所注即爲吉祥或可仰憑寵靈粗延宗胤對使拜賜附布謝言感豫私衷臨風馳慕

東林座師

鎮跡躬之士皆用命引弓之國皆遠塞誰實尸之臺
下力也即今宇內多事民朝夕急銷萌厭難亦惟威
望大臣是賴　主上眷顧勳勞推誠相信譬之鏡然
磨則益瑩矣上章求退謂中朝倚望何不俟向以三
假歸以再召出君臣之際寧有三施而無報傷哉藉
主恩以報先臣不能代先臣報　主且當奈何願
臺下以其餘教之西望三垂不勝引領

與康驃漢

檀城畿甸也而兼邊文吏也而兼武民事也而兼軍
能弘斯任非兄而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皆在吾同

榜其爲重地與吾同袍兩足賀也詩扇二握辭翰皆拙冗中未能成相贈之什聊以當遠望耳賤眷過貴邑承厚程豐餼感戢之極附此代謝

寄王相公

老師投紱以來幾易寒暑而某以定省縈心進退維谷什一在官什九在田僅僅一再奉尺牘布腹心至疎節矣某方跧伏林樾蓼莪自痛援琴而鼓尚未成音而　主上以鑪冶舊人召至再使備小宰之職仰覩玉山頹衢金鏡惟日服膺於所指授兼欲因風請益奉以周旋而長兄以台翰至矣自念門生在諸弟

予中最少最不敏而過蒙記憶過蒙期注撫心自語
何以仰酬今日世道陸沉時事旁午卽欲展布四體
圖効涓埃而上下之交隔若秦越一肘而十掣閒信
而九疑則奈何能貢微忠置寸縷於衮闕也恭惟老
師忠結　主知道先民覺海寓喁喁曰雲霓於綠野
香山之間蓋醫國者必用國醫醫不夙效不服其藥
信與不信也今在朝在野夙爲　主上所信復有何
人倘以上池一勺沾潤四海社稷危而安生靈悴而
蘇者計獨望之我師耳爲子陽者敢不厲鍼砥石以
從尊惠儼臨三肅拜賜謹南向頓首謝

副啟

某海上寒士不自意至此至此則我師之賜也事逾望初任出才表卽可不再計決出處矣顧以先大夫之病也湯熨次心三請于　上而三予假病得娛侍沒得訣別請封請䘏皆非分而得之夫臣有心以順成而君有命以亢應既非人情亦失臣禮以故巾車就道扶服以前倘可代先人一報恩厚退就田野死不恨矣既入國門見目前事勢乃全與所聞所期不同往時所見常事相傾相疑日深一日言之必委諸瞋而不言又安用此瘖爲也某自顧徬徨眞若鐵擅

之不能去體唯是出處司南式型式范惟老師片言
教之久疏裁候漫諦裏言中情不極惟有神往

答王弘陽開府

門下介然特立穆然深識執簡仗鉞當兩浙盤錯之
地為天下保釐重臣首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皆翹首
引領想望風采側聞視事之初振久弛之綱錯將形
之變措麾易置氣色精明而來教猶凜凜于悍兵之
難馴也夫以為難也易將至矣倭事初定然大畧以
貢餌之外輕許之而內堅不肯予則議論必內戰于
朝外見內之必無予而且滋議勢必不敢以聞而業

與倭有成言前與後不相蒙中與外不相應我以貢弭兵彼以兵求貢沿海之地未易息肩也所傳卽妄過求何害若一有驚備之爲廖願門下圖之浙兵戍天津者縛將領而奪其橐貪將已罪而悍軍不問綱紀蕩然矣天下之惡一也當其解散一亭長力耳役旋勒狀仰答淸問不盡之悃容嗣布之

上王相公

春初偶聞之邑大夫朝中議論復起僻在海上無由見全報妄以爲吾師方開布公誠嘉與天下士大夫更始而感之不應復有紛紜此在常情必不能無動

我但一動心動色人卽借以爲辭益人利在有事我利在無事故有無事處事之説小价還盡得吾師諸疏揭讀之始悉苦心雅量而自懈其計之過辭之贅也所謂鎮俗云者大畧如蔣琬喜愠不形韓琦置成敗度外令人無端可尋耳若尊教好我者必墜諸淵惡我者必加諸膝以此爲矯情鎮俗則不但謝安石司馬君實所不爲卽爲二公門人者亦不敢以此言進不肖方尋遂初豈合復談　朝事但以受知深厚不敢自同越人書草既就覺傷煩復反覆刪改十存二三轉使意不明暢益有未定之見而無不盡之心

伏蒙嘉納倍有愧悚老師責我以昔之相勸者今自爲抽身之計此實有之豈敢文飾老師下詢據心所安而對爲老師謀與自爲謀豈有兩心戊子湖湘之游過敝省而不入意在報　命卽請告幵不謂竟成遷延之役然歸心歸計時時向同列言之昔在京華卽思林壑今在林壑卽趨京華前後旣不相符進退皆無所據矣且以三十七之年而至宮詹前輩未嘗有也而有之自某始前輩請假如陳如沈如劉多者四五年少者二三年未有不轉假者也而無之自某始有前輩所無無前輩所有心知不可人且謂何吾

師之樹人也固將取而材焉樹松栢則遲樹楊柳則速樹樗櫟則更速若某以少年取膴仕無以異於三日而大拱則世必謂之妖祥某之不來無論狗馬之病烏鳥之情而亦事勢之不得不然者也昨日別父母執手悲痛路人亦爲惻然明知非久別而慈母若不見信以爲謾語相寬耳別來數日不知母淚盈幾掬輿言及此心折骨驚蓋前日猶預愁別離之難今日乃親經別離之苦吾師以大義責某某敢不心服其令以至情告吾師亦願吾師哀憐某雖在千里與處宇下無異異日必不敢負國必不敢負老師筆札

不工併乞矜宥

上張洪陽相公

不肖自戊子之歲郎圖歸計累年往返書中亦屢及之不謂遂成遷延之役至今日也凡物暴長者必不祥不肖年未强仕而官四品此神理所忌也頃與父母別牽衣頓足不能爲懷至驛舍連宵不成寐纔一閉目境界至惡寤而枕席盡濕去家百里已爾豈更能遠涉耶仕者誰不辭親而出然使心無感傷身無病苦則雖遠別何害不肖乃終日使父母愁煩豈能乘堅策肥自貪榮顯災緣福過病以愁增年未四旬

頭顱如許顧影自憐頗有憂生之嗟但得侍父母一時歡笑卽爲無價至寶免身心一時愁苦卽爲極樂世界生平道義無如老伯豈遂不加愍惻耶頃者非儀未蒙揮頓而小价反承厚賞愛屋及烏何其渥也

附言申謝

寄張洪陽相公

屢㮕清嚴再勞批答不勝感激不勝愧悚史局新開過蒙推轂自以資望淺薄謬從陳沈二年伯之後誠非不肖所能堪處第官以史爲名十七年來未有尺寸之效而茲乃矢其一得之愚雖復駑頓敢不自竭

至莊誦來諭謂金門不異箕山以渉世兼出世以用世兼避世謹奉斯言以爲師表豈敢固執初心竟虛知遇第前書所陳皆是眞情眞病而老伯若尚以爲託詞者不肖豈敢欺僞至此家君東歸以來杯酒之外無所寄其精神親族之間又多怫其志意終日嘔逆腹中痞塞兩股刺痛非皮非骨楚不可忍晨起若無病人過午即發鷄鳴而止次日復然海上無良醫不能定其何病不肖暫别已復懸懸豈能更渉千里之外若便指無爲有指不病爲病非但不祥便爲不孝矣凡父母均憐愛其子而在婦人異甚家母憂不

肖之嗣至於兩鬢如銀萬行成血不肖年近强仕若
使屏除世事從容調適自知有必得之理若外困于
應酬內疲于筆札則事有不可知者居京十一年並
無生育此卽其效矣日復一日忽然不覺年光一往
何由可追此不肖眞情原非難見也圖歸數年近始
得之省覲未久又當遠別未定何時再還鄉井既無
一男半女慰父母之心又卽曠歲經年違父母之側
心非木石能不依戀不肖繫心庭闈眞如慈烏返哺
其陳情左右眞如飛鳥依人倘肯惠顧家君舊好施
及小子早賜允俞俾得安丘壑侍父母圖嗣息此不

肖父子延頸屏息以俟者也卽不然亦望老伯寬假
數月來諭云綵衣之歡若猶戀戀則靑藜之召亦可
徐徐自非生平道義骨肉之愛何以體悉至此第不
肖業已就道又再奉上緊之　旨雖欲徐徐能乎昨
聞家君病中夜馳歸三月而復返于長山以待　命
若非　旨意明寬數時則私歸亦終不便且不敢久
望老伯一爲區處以終大惠自知煩瀆情不能已麋
鹿在原命實有制走無所往鳴不擇音惟老伯憐之
察之而已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二十七

